

在笑声里我哭了

——观大型滑稽戏《陈奂生的吃饭问题》

□ 费 平

该剧情节并不复杂，讲述了在那个吃不饱年代，“漏斗户”陈奂生偶然间遇上了从家里逃难出来的傻妹，稀里糊涂就和她成了亲，更没料到傻妹居然给他带来了陈两、陈斤、陈吨三个孩子。一生挨饿、受罪的傻妹在即将要吃上饭时吞了白米给撑死了。临死前，她嘱咐陈奂生“一定要让孩子们吃饱饭”……

于是一开场，78 岁罹患食道癌、来日无多的陈奂生就喃喃自语：“吃饭是个问题，问题不是吃饭，不是吃饭问题……”这颠来倒去的话，貌似狡黠，却又颇有思辨地伴随全剧，不仅引申出各个重要历史时期围绕土地、粮食、吃饭问题，同时也贯穿了陈奂生一家令人捧腹又心酸的故事。

主演张怡不愧是“第 31 届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”获得者。他在剧中饰演的主角陈奂生，善于从外形和内心两个层次进入人物状态和心理世界，将善良、孤勇又略带狡黠的中国农民坚韧、倔强又不失生动的形象表现得入木三分。整个戏他没有更换服装，全靠嗓音、戴帽直立和脱帽（光头）弯腰之形体来区分 30 至 78 岁的年龄跨度，显出非同一般的人物塑型功力。而其他演员无缝对接的角色塑造如傻妹、王

本顺、吴书记及陈两、陈斤、陈吨等夸张表演看似荒诞不经，实则犀利真实，凸显了演员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用心提炼，为营造“笑中带泪”的戏剧氛围起到了烘托作用。

给人新奇的是舞美设计非常简洁，两个小时一幕到底，场景变换皆由布景移动完成。而通过台侧提示牌（如“他开始回忆了，1970 年初春”“他回忆完了，2018 年夏”等）由演员来切换舞台时空，今天与昨天、现实与回忆、真实与幻觉不断变换、跳跃，把剧情向前推进。

当然，在“吃饭不是问题”之后，真正的问题是什么？该剧并没有回答。因为文艺作品的任务是发问，而不是回答。“也许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和农民都将会消失，可取代他们的又是什么呢？”创作者在结尾巧妙通过旁白直接向观众进行了提问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常州滑稽剧团创排的大型滑稽戏《陈奂生的吃饭问题》此次作为“第 31 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获奖演员剧目展演”，5 月 23 日只来沪演出一场，当天正是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 81 周年，故而很有意义，也耐人寻味。感谢创作者把现实生活与艺术创造相结合，为人们捧出了精品，从而使含泪的笑达到了喜剧最高境界。

再次读到朱自清先生的《背影》，那个父亲爬过月台为作者买桔子的场景，又一次让我动容，忍不住想起远在老家的父亲。

那一年，我因为食物中毒在医院挂了一天一夜的药水。从医院刚回到家就接到父亲的电话，他问我最近好不好，我支吾着没有和他说实情，寒暄了几句就挂了电话。

第二天下午，我正在家里看电视，父亲突然打来电话，说他已经到了我们小区楼下。我来不及多问，就匆匆下楼了。远远地，我就看见父亲佝偻着背，肩上扛着一个大的蛇皮袋，鼓鼓囊囊的。我跑过去，还没等我问他，父亲就得意地说：“看，这是我从老家院子里摘的桔子。今年桔子多，结得满树都是。我和母亲吃不完，就给你送来一些。”我看着父亲额头的汗水，心疼地问：“跑这么老远的路，就为送桔子啊？”父亲呵呵地笑，只说不远不远，坐车一会就到了。可其实，从老家到我所在的城市，有六十多公里路呢！没有直达车，要倒好几趟，先坐三轮车到镇上，再坐大巴到县城，然后才能转到我这里。我们年轻人尚会觉得辛苦，何况是六十多岁的父亲。

我心里有点难过，想把那蛇皮袋接过来，可父亲不肯，非要自己扛着。父亲走在前面，我跟他后面。我看见他那不知何时已完全花白的头发凌乱地耷拉在头上，想起小时候我也是经常这样跟在他身后，可那时他的身躯还像山一样挺拔。家里买了米面，他总是一蹲，就扛起来大步向前走。搬

个桌子板凳，也总是一扛就起。有时候，接我放学走得急，还会把我扛在肩上，一路说笑着跑回家。上大学那年，父亲也是像现在这样，扛着我的行李从老家一路送到学校。那时候，我觉得父亲的肩膀是那样宽阔，能扛起我所有的一切，可什么时候他就这么苍老了呢？

回到家，我和父亲坐在沙发上聊天。他的眼睛浑浊发黄，脸色晦暗，深深的皱纹布满了整张脸，像纵横交错的田地。刚喝完一杯茶，他就说要走。我再三挽留，他依然不肯在我这里歇一晚。无奈之下，我只能把他送到汽车站，给他买好回老家的票。父亲挤在人群中，朝我挥了挥手，示意我回去。一瞬间，我泪如雨下。那个曾经扛起我全部的父亲，那一刻在汽车白色车身的映衬下，显得那么瘦小，那么单薄。

我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家中，看着茶几上那一个个红澄澄，亮得诱人的桔子，忍不住剥开一个，掰一瓣递到嘴里，清甜中夹杂着一丝酸楚。父亲一大早就起床摘桔子，再一路颠簸把桔子送到我手中的画面一直在我脑海中回旋。一霎那，百感交集，三十多岁的我，在父亲眼里或许还是当年的小女孩吧，不然，他又何苦大老远送一袋我喜欢的桔子呢？！

沉默如他，朴实如他，憨厚如他，就如同那一袋桔子，浸着泥土的芬芳和诚意，把爱实实在在留在了我心底。我想，我也会将这份情深埋心中，扛起自己的人生，毕竟有了父亲的庇护，旅途上那点艰难又算什么呢？

餐。有一次姥爷为我准备了牛肉馅的饺子，我看了看一口没吃，扭着头找妈妈让她给我钱，我要去吃镇上的小笼包，大人们看着我一句话也没说，把钱递到我的手上，我开心得不得了，飞快地向外面跑去。哈哈，肚子吃得饱饱，好满足的样子走进学校，一个上午过去，我的肚子突然很难受，一节课都没上好一直跑厕所，实在熬不住了打电话给姥爷把我接回家，那一刻我看看身前的这个背影，抱紧他悄悄地把头贴在他的身上，我想说：“对不起，谢谢您姥爷。”

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一，我习惯了出门前姥爷的“唠叨”和永远怕你吃不好饭的姥爷，都说我们把最坏的脾气给了身边最疼爱你的人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13 岁的我个子高高有点小帅气，平时最喜欢打篮球，玩起来那就是一个疯子。不管刮风下雨篮球场上都有我的身影，因为打球时常会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。比如我的姥姥，暑假里写完作业，我几乎都是在篮球场度过的，从中午的烈日炎炎到晚上的夜幕降临，拿起篮球那真是打到废寝忘食。刚开始我并没有注意到，在我全场奔跑汗流浹背的时候，草丛那边一直有一个胖胖的老太太，趴在一辆红色的自行车上看着我们，那个人就是我的姥姥。她怕我中暑怕我打游戏怕我学坏，可我却不愿意她这样陪着我，我觉得我会被别人笑话，我走过去跟她说你赶紧回家，别总跟着我，这样我没办法打球。她看着我给我几块钱，告诉我热了就去买棒冰吃别中暑，晚上早点回家骑车不安全。我不耐烦地应付一下，知道了！直到有一天大雨，没地方躲藏全身湿透，这时候我才想起姥姥在该有多好，想着想着“雨停了”抬头发现有人在我撑伞……我的脸上是雨还是泪，我自己都模糊了。

北雁南飞说的就是这对老人，为了子孙抛弃那片黑土地，来到一个陌生的大都市。他们没有怨言没有奢望，只希望他的孩子们不会那么辛苦，一切好好的。

经历了生活的点点滴滴，淘气的我慢慢在长大，学会了理解，学会了包容，学会了感恩，感谢您付出的所有！

扛在肩上的爱

□ 沈 燕

我的感恩之心

□ 颜安中学 吕孟凝

每天都会被幸福“叫醒”，叫醒我的是姥姥的“唠叨”和姥爷早饭的香气，这是姥姥姥爷特意为我准备的，可以说 365 天不重样……

上学的路上看到早餐店排满了长长的队伍，路边站着很多小朋友在急急忙忙地吃着塑料袋里的早餐，有包子有豆浆有油条还有手抓饼，偶尔我也会很羡慕他们，特别想去尝尝他们手里的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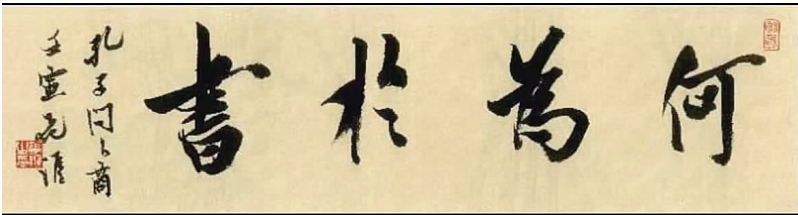
花 汇

1989 年 8 月生，上海市人。中学教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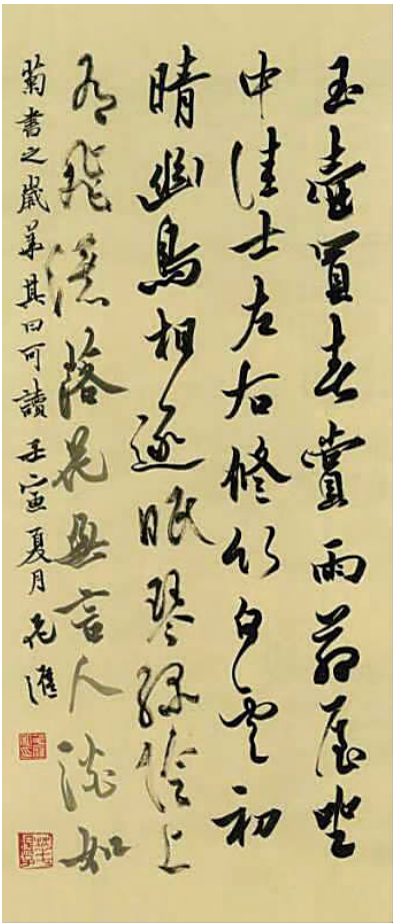
现为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会员、上海市教育学会书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、上海青年书法家协会理事、上海市徐汇区书画协会常务理事、上海书协青少年工作委员会委员等。

2017 年，上海市青年书法篆刻艺术奖得主；作品多次入展上海市书法篆刻大展；有“花间集”“满庭芳”等个展。

其行楷作品古雅妍秀，含纵逸疏放之势，深具晋唐之风。



▲ 书法《何为于书》
▲ 书法《玉壶买春》



书画艺坛